

大庾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

序記

開鑿大庾嶺路序

唐蘇訥

先天二代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甯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負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喋曦千丈層崖之峯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序

一

之求而越人綿力薄財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水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為之失險於是乎錄耳貫胸之類珠琛絕費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甯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趨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况啟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



之盛皆我國家元澤寢遠絕垠胥泊古所不載甯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給事中魏山公蘇誥謹而銘曰山嵯嵯兮石歲嵬欽崆峒峩兮相蔽虧嵯嶂岬兮莽芊芊噫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惠吾人兮道復古役斯來兮力其成石既攻兮山可平懷荒服兮走上京遷萬商兮重九譯車屯軌兮馬齊跡招孔翠兮徠齒草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

南征奏凱錄序

明費宏

比歲嶺南北盜起甚爲民患巡撫大中丞陽明王公伯安奉上命令江西湖廣廣東之兵以討之而憲副孝感楊公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序

二

廷宜分司南贛實飭兵以備盜於時出入行間効力尤勤丁丑夏六月率南安守季侯敷等莅上猶破禾沙等巢秋八月率指揮馮翔等莅南安解圍城之困冬十一月率贛州守邢侯珣等復莅上猶及南康大庾攻橫水桶岡等寨歷半載境內始平明年春正月廣東泃頭等賊延蔓未絕又率邢侯莅能州勦之閱月乃班師以捷聞時憲副公所部捕斬幾六千人俘獲稱是上錄其功俸一等褒擢之恩尙有待焉凡郡邑游居之良南北往來之彥嘉武事之就緒也民生之底甯也畏途之免於相戒也往往撰述歌詩以爲憲副公賀於是有南征奏凱之錄甯都令王君天與

復專使請序其端凱歌昉於軒轅周官太師以凱樂獻於社春秋城濮之捷晉人振旅凱而入說者謂天地之怒散以凱風故凱奏象焉其在詩則出車以美南仲六月以美吉甫采芑以美方叔江漢以美召虎而周主伐叛救民之功實於此乎著大抵皆凱歌之流也後世有朱鷺芳樹等曲列於鼓吹謂之饒歌亦多叙戰陣之事若皇武於度方城於愬則又專述其勞而擬之於雅矣夫寇賊殃民有國者不得已而征之君臣上下勞瘁萬狀方事之未集也誠不能無輿尸喋血之憂一旦得雋而歸鼓駮車譟發爲謳歌亦情之不能已者大夫士從而文之以明一時之盛以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序

三

上附於凱奏之遺音君子固有取焉而孰以爲侈乎憲副公器度才識閎偉敏達而又志存體國念切愛民事不辭難謀必慮遠其在閩嘗奏武平之凱矣今茲嶺北之役帷幄籌畫之諮而出奇制勝功冠諸軍故談者翕然美之蓋其大者若諸縣機兵之不可用則議以所募打手補充募者萬人皆健鬪之兵也且月省募銀八千兩師行凡六閱月所省募銀爲四萬八千兩矣兵餉則取諸儲穀取諸贖刑取諸鹽課得米三萬石銀三萬兩自始事訖於罷兵初未嘗丐貸於公家科擾於民間也茲皆兵之先務而公能處之合宜他可知矣凱豈幸而奏哉王君起甲科有志樹

立其治兵衛也與公周旋憂心孔疚觀茲功之成宜其喜甚而欲予張之予雅辱公知亦深於助喜者乃不辭而爲之序

平寇錄序

明羅玘

正德十二年秋上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爲提督召官裒兵開軍門於南安用翦平諸寇孽爲民害者於時應召而來都指揮僉事許清至自司知府邢珣至自贛唐瀄至自汀伍文定至自吉李敷治通軍門指揮邾文如之指揮余恩自贛至知縣王天與自甯都至張戩自程鄉至南康縣丞舒富先立戰功亦在選胥集纛下軍門審分之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序

四

爲十道道與卒千釐爲左右翼兵備副使分守參議以精兵衛餉道比遊擊軍門隨以推官危壽指揮謝昶馮廷瑞卒千殿中軍下令曰惟天子不鄙夷守仁俾與二三臣工承茲大役顧就緒不就緒國有彝典在卒其曹誅伍畀在守仁又曰兵法攻堅則執乘瑕則神吾度桶岡遠左谿橫水迫且屢執瑕果乘之則堅且易與耳乃十月己酉禡中軍趨橫水則清珣天與右翼趨左谿則文瀄敷恩富左翼趨文定戩且趨且擊以遏奔衝約與中軍會甲寅中軍迫橫水而陳以緣旅猱升絕巘夜半燎起礮訇林壑震駭兵環蹙之黎明破壘五遂破橫水各道乘勝破壘二十有三

遂破左谿中軍則閉營休兵以先各營會湖廣巡撫院約
犄角桶岡不爲應戊午令各道縱進己巳破壘一十有五
諸橫左者悉平乃領兵笑曰五日桶江耳謀瑣匙龍入利
十一月癸亥令十道俱發冒雨吾疾登會已背絕壁阻水
陳珣亂而前戰衝其右文定繞其旁急擊之賊少却富天
與疾趨接戰賊奔瀘迎擊賊敗甲戌合兵大戰賊遂大敗
破壘十有八得大會凡八十六於是百年逋誅之寇隕然
土崩矣嘻宸樞廟算一何神耶方獄羣僚大悅哀詩次爲
平寇錄於以爲國賀爲天下賀來屬玘序玘懼或塵乙夜
之覽名氏不敢諱也乃燧孫氏金秦氏兩巡撫副都御史
僑屠氏巡按御史璋楊氏副史宏黃氏參議又推本吏部
尙書華守仁父也用獻吾君益重世臣焉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序

五

南安府志序

劉節 邑人

此南安重修郡志也郡何古國郡志何古國史也國史
何紀一國也郡志紀一郡焉猶夫一國史也是故郡志古
國史也夫史堯舜典禹貢湯大誥周周官立政尙已周季
列國有史備紀載兼褒貶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已漢司
馬遷始作史記紀表世家書傳異焉皆史也班固而下相
襲爲史紀表列傳猶夫遷也易書爲志矣皆史也夫志也
如其史則志可也書可也表可也傳亦可也是故輿圖可

表也沿革可表也天文可志也地理可志也食貨可志也亦可書也人物可傳也亦可表也職官可表也亦可志也循吏可傳也道學可傳也儒林獨行可傳也藝文可志也禮樂可志也亦可書也其義則乘可也檣杙可也春秋不可也春秋孔子假魯史寓一王之法也志也者紀一代之制可也寓一王之法不可也作志而史遷可也固可也任狐亦可也僭而擬孔子不可也南安郡志作自前古不可考矣宋知軍事方崧卿氏軍學教授許開氏修文卷二十拾遺卷一今亦不可考矣我文皇帝闡文興治大典肇修天下作志者收輯殘闕始有纂述睿皇帝右文稽古命儒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序

六

臣作一統志布之天下天下郡邑纂言紀事文同制同孰敢倍越是故斯志也景泰間郡人僉憲蔡公雲翰嘗修之猶夫志也成化間郡守張公弼增修之猶夫志也正德間郡守季公敷重修之聘參藩吉水曾公煥鄉進士泰和劉君潛總修學官弟子劉魁劉慎劉宰彭甫蔣曰曰蔡日齊隱士許金采錄猶夫志也嘉靖改元郡伯何公文邦取而筆削之於史固有取焉校正則屬之郡博士秦鏡也是故若志也義史者公志也文弗史者固志也匪公志也而公之功則懋矣君子稱之

東山序

劉節

東山敦孝也孝子道也敦孝竭子道也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言子道也夫子道臣道之本也子道缺臣道微矣是故敦孝以教忠也忠臣道也教忠篤臣道也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諭教忠之謂也臬大夫凌川傳子昔守畿內郡將母以養有愛日之誠焉詩人爲之賦東山君子曰東山賦鵠羽其亡矣何也四牡周道也鵠羽非周道也詩人胡取乎東山東山固周道也詩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道源書院訓言序

國朝雷鉉

自有宋周程夫子直接孔孟之傳朱子繼承而光大之昭昭然若揭日月於中天顧周程之相授受實自南安始程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序

七

大中公倅南安周子攝司理二程子因受業焉余竊意其山川必鍾宇宙精純淵粹之氣故得大賢相聚而開千百年之絕學惜未得週覽其間以慰仰止之思太守心水游公久任是邦建道源書院於東山之上延思亭黃先生主講席游公政行事舉教澤洽人心每至書院懇懇爲諸生遡道源之傳勗以躬行心得之要思亭先生日月刮磨屏斥俗尙一以窮經克己爲務諸生饜飫訓言思壽之梨棗以永其傳郵書至京師屬予一言余於道無所窺尋而二君子皆吾閩人游公素以學行重於鄉余心慕而未之見思亭先生予同年友其宰廣昌之治績人嘆爲百年所未

有宜乎諸生之佩服不能忘也道源統緒自周程而衍於
閩今復自閩而振於南安亦循環往復之機歟大庾令尹
余君承游公命興廢舉墜於書院尤殫厥心亦閩人故并
誌之

道源書院課藝初集序

郡守游紹安福清人

余誦昔賢百工居肆之書嘗歎軍州書院爲學道之肆守
土者不宜視爲緩圖也壬子歲出守南安南安僻處嶺表
距會城千餘里風氣得之最遠一二有志之士景白鹿鵝
湖勝槩不無仰止而慨然者顧莫爲之先何哉余蒞官伊
始卽訪周程道源書院欲萃處而作興之奈舊址湮於洪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序

八

波一椽無存始謀於東山之麓架精舍數十楹得無礙官
田暨購腴產近千石以資廩餼招諸生講學於茲七載矣
辛酉秋杪前後掌教者郡教授賴步雲邑教諭甘梅巖庾
孝廉楊紫南各錄課藝若干牘請刪定付梓丹黃之下莞
然色喜夫自帖括應制縱有夔龍必以此爲羔鴈故士子
皆欲程材宗匠以求一當然鎖院祇分妍媸於三闈學使
兩衡亦僅短長於風簷寸晷多士雖受裁成而引繩操墨
者未久也則涵濡包孕志篤業專哀然集一時鉅製惟書
院刮磨之技博而最精第是文章鏘鑰至今日洞開矣匪
但神矩獲於前明杼軸於

聖世卽諸生世系西江私淑方家嫡派於臨川兩大之刻
驚沉雄千子文止之質樸清微若士維節之超澹綿擊石
臺澄萬之典瞻邃淵四百年分道揚鑣靡不循途守轍者
而若皆有得焉否今集中所錄不限一格大抵清華平奧
因筆性所近漸窺先正籓籬安在不升堂而嚙其馘也諸
生勉乎哉毋襲形似毋拾唾餘惟六經爲根柢左國秦漢
唐宋爲風華經經緯史傑然自成一海上接爾郡荊州雪
臺玉池印山諸君子元燈魁笈直眉睫間事則書院之益
良多風氣固不得而限也諸生勉乎哉雖然言者心之聲
也文以載道道非文不彰非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諸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序

九

生勿以文藝視經義漸日進乎道尤郡長所屬望耳茲徇
諸掌鐸之請先鐫其尤者以爲初集云

道源書院課藝後集序

邑令

余光壁

莆田人

制義以代聖賢立言也聖賢之言說理縝密而語意渾然
徹上徹下四面八方靡不周到秦漢以來諸子百家著書
立說欲求言之昭合於聖也蓋難况時文乎自時文應制
宋季明初混沌始鑿理法未備純疵參半可傳者寡循至
化治作家悉心體會不矜才不使氣只求不失聖賢語氣
而止故號稱極盛降及隆萬則講機法專事凌駕穿插天
崇間參以議論更加馳驟縱橫文則愈工而制義之體愈

失抑又有說聖經以明道也苟立言之善未至離經畔道是非不謬於聖賢則猶有可取者

本朝國初諸家渾深堅厚而氣象雄偉與維新景運相應尤不懈而及於古嗣後昇平日久儒生無事得以肆力文章因而矜竒炫異誇多鬪靡甚且鈎深索隱以求爭勝則踰閑越畔勢所必至近

欽定四書文合前後彙爲一編以清真雅正爲宗芟蕪剪蔓返樸歸醇務求合於聖賢立言之旨誠制義之科律後學之模楷也

光壁

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何敢言文茲刻書

院生徒課藝記此於後欲諸生知所趨向漸進於道毋相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序

十

尙以言庶無負

聖朝樂育人才之至意至課文之工拙集中曾經郡伯心水游公手校游公爲吾閩文章領袖時文古文久爲當代傳誦其參訂之精不待屬吏贅也

記

宋

南安軍學記

彭汝礪

南安地阻隘其民貧多訟學者不滿百人程侯敏叔嘗爲屬邑令未十年秘書丞出守始至見吏民道上之德意訪問利病興廢以時旣獲豐年迺因餘財改作學宮而侈大

之軍民父老瞻望歎息謂其子弟曰自五代之亂吾鄉皆役於賦壯者軍旅老稚溝壑宋興百餘年恩德庇覆厚矣少懷老安無憾於養生送死之際今程侯不我鄙夸又貽我以善吾屬可謂幸哉遂求文以誌侯之功汝礪曰先王盛時自京師達天下自鄉達於家莫不有學民不致力於畊桑則致其知於詩書不在其家則在庠序師有德朋友有信冠婚喪祭有禮飲食衣服有政而邪僻無所自入也有道則承之有能則庸之而不肖者無所僥倖也後世學校廢教養之具闕民始不見先王之法淫辭無禁詖行不誅於是民有不能見其性矣忠信不勸而浮僞者取道德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記

十一

不尊而庸邪者進於是民不知命矣漢迄唐更盛迭衰而其始終不及三代者以此也至紹天稽古始草去養材之弊京立博士州設學官法度雖具而吏或因循未知所以奉承明詔侯在小邦乃能以學校爲先豈不賢哉然學之道甚易知而人莫能知者未得其本故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夫人莫不有親也而知事之莫不有兄也而知從之則所謂仁義之實已先得矣文章誦說皆其末流也侯誠能因其性而道之又告之以先後之序申之以天子勸勉之法則慕爲學者宜多成材民雖有爭心亦何敢焉然則後之爲學校者豈曰小補之哉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尙未可棄。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記

三

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棘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由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說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

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自慶歷熙甯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記

三

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立本末羸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竹軒記

張九成

子張子謫居大庾借僧居數椽閱七年卽東窻種竹數竿爲讀書之所因榜之曰竹軒客有見而問焉曰恥之於人太矣今子不審出處罔擇交遊致清議之靡容紛彈射而

痛詆朋友擯絕親戚包羞遠竄荒陬瘴厲之所侵蛇虺之
與鄰謂子屏絕杜門蔬食沒齒髡頭嚼舌以祈哀於朝廷
而抱病於老死不是之務乃種植墾執造立名字將磅礴
偃息自適於萬物之外知恥者固如是乎予張子啞然笑
曰物各有趣人各有適子方以竄逐爲恥我獨以遊心爲
貴今吾將敘吾之適以浣子之恥其可乎客曰唯唯子張
子曰今夫竹之爲物也其節勁其氣清其韻高冒霜雪而
堅貞延風月而清淑吾誦書而有味考古而有得仰首而
見俛首而聽如笙簫之在雲表如聖哲之居一堂爽氣在
前清陰滿几陶陶然不知孰爲我孰爲竹孰爲恥孰爲不
沮面無人色吾因以是言而刻諸石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記

古

恥盎盎如春醺醺如醉子亦知此樂乎客聞吾言神喪志
沮面無人色吾因以是言而刻諸石

寶界寺景賢堂記

知軍

李天正

建安人

南安郡治與倅鄰予初過胡君藻元質坐延松堂堂之額
爲石曼卿書其東楹刻數語則張公子韶識其就明雙趺
也胡君逆予笑曰無乃求其跌乎是題在寶界寺中前別
駕恐久而壞刻而寘此也予亦笑曰筆跡之壞孰與跌跡
後數日訪於寺則跌跡已失之矣歎息未既有進者曰茲
非獨張無垢居也紹聖間元城劉公器之崇甯間鈞臺江
公民表皆以危言勁節接武於是廬劉之經偈刻石江之

記輪藏與夫遺像具在也亟取觀之儼然如見其人欲少
憇則老屋頽朽噓風隙日乃卽其堂之基而易其土大廓
前檐以爲明拓北厦以爲深告成揭畫像其中榜曰景賢
云

重修南安軍學記

軍學
教授郭應龍

南安學甲於江西自蘇文忠公記一傳而天下不敢以遠
輕吾學其後荒穢圯剝至不可支旦暮慶元己丑有詔汲
郡孟公先生秩二千石鎮守橫浦趣議工役以庚申歲一
月經始不亟於成明年正月學以一新高明閎深整肅嚴
備士安於居民聳於視於是諸生相與願記嘗聞古之吏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記

五

者治少而教多自後王政陵夸知治而不知教董子曰今
之守令民之師帥若不啟迪善道而惟以治之是有帥無
師也俗何自而善國家崇儒右文南安之學前建後修百
年相望民習於教後有來者必能盡師帥之道庶幾續二
公之勤爲諸生無窮之賜云

重建南安軍學記

贛州
司戶歐陽守道

自吾夫子以君臣父子對問政君善之謂不如此有粟不
可得而食而孟子亦稱庠序教民孝弟以觀千五百年天
下得失治亂猶龜筮也儒學真天下繫命甯有不食粟而
生者乎秦人滅學欲傳萬世不食粟而求長年者也古人

之爲天下也明民以君臣之義而其教五不獨君臣也故曰五品不遜百姓不親聖人憂之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否矣秦曰無以爲也彼不親不孝弟皆私事何與公家爲人上者獨一君耳尊君卑臣吾自有法敢犯上作亂者郡縣吏立誅之曾不數年吏不勝誅又不敢告不得誅秦以是亡由今觀之使秦稍存古道郡縣有學民有詩書之習則爲父爲兄與爲人上者俱安矣長吏亦人上也長吏安而後京師安今使民謂長吏但能爲國厲已疾視之怨讎之不暇不至於一夫大呼關門不守不止矣嗟乎可爲來世之永戒也哉南安江右南境踰嶺爲廣浚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記

六

流而北爲贛其地名初見於史曰橫浦南伐之師所從也求其教化所被雖漢唐盛時未之或聞本朝立學於承平之後而守臣奉詔遽能爲江右甲養士數百風俗淳厚諸邑材美徃徃出爲時用非特守臣知所先務亦列聖豐芑之澤涵濡沉浸也近世推本周程以爲授受之源在此乃若名賢自北而南徃返去留士皆得親其警效是以下逮閭閻人人恭順今司農寺簿菊山趙公孟適下車數月卽一新學宮以慰多士禮殿工畢以書來告曰齋舍廊廡方以次圖之趙侯新學之年郡之登進士者二人爲太學生者一人

山堂書院記

元高若鳳

章水出庾嶺下有梅花谷蓋乾坤清氣至是而極故蘇公謂南安學甲江西以此清氣在天地間何所不有昌黎嘗言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盛而不過物不能獨當余慕是久矣後得山堂書院山川迫隘之勢至是而平夸書院高明爽塏俛視萬象水護田而將綠山排闥而送青奇觀美景一覽得之於此藏修游息以發胸中之瓌奇有不超然塵埃之表者乎而晉卿兄弟溫厚雅飭紹弓冶故庾之稱文獻故家者必山堂王氏夫扶輿清淑之氣物不能得衆人不能得而王氏一門得之其所鍾者專則其發也必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記

七

閔矣王君邦叔嘗爲乳源簿兼尉弟邦達同日授始興尹人咸榮之邦叔獨以母老願侍親當奎運灰冷之餘闢書塾延明師以教於家繼而科興其子晉卿漢卿皆長於學業延祐庚申予獲同江西秋闈可謂邦叔遺後之審而晉卿兄弟不負所期矣

山堂書院記

滕玉霄

余幼從父師授書時以累棋蠟鳳爲戲安知有學之樂也年稍長而從事於言語文字亦不知有學之樂也中年行天下四方燕趙齊魯吳越交廣江淮汝濟漂聞於學雖知樂之而馳騫不暇蓋想像山中世外欲求一席老於詩書

不可得矣南安爲庾嶺南來第一州非蠻烟瘴雨之鄉有中州清淑之氣吾意其間必有瑰奇傑特之士而未之見延祐庚申江西第二科有王君晉卿漢卿伯仲舉於鄉訪知少府山堂先生其家君也年踰九秩精采照人堦庭五桂讀父書奉菽水人間至樂而尊公之志以爲未也推以及宗族鄉黨而願其皆學卽今山堂書院是也余竦然曰切磋琢磨衛武公之誠心公家君之年似之而德亦猶是也古之人自幼以至長自家以及國無不有學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道根於心見於事無施不可其素所學然也山堂公不以其耄而廢學君之昆季守其學而益致精焉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記

六

則宗族鄉黨皆須其學之成而用於世三代之學見於今日盛哉燕山竇氏豈多讓焉吾今知以百歲爲千載者斯人也

山堂書院記

劉倬

山堂書院者南安王氏教子孫之所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委子孫不教是禽獸畜之也禽獸其子孫可乎昔西漢韋賢繇詩書登相位傳之元成復以明經位至相鄒魯之人慕而頌之曰遺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斯言也雖愚者能誦之雖智者不能行也相可有可無子未必皆元成而韋賢之教則不可後教子一經父

道之常相且不論何金之足計哉故家無貧富祖父肯教子孫肯受教入其門孝慈友恭藹然成風識者知其貧可富賤可貴信如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雖甚富甚貴不保其往嗟夫此山堂書院之所以興也山堂翁嘗爲乳源尉不遠而復年登九袞碧瞳紅顏起居飲食若壯盛焉望而知爲福人矣家之士甲南安沛然垂裕何所不足而方孜孜焉以藏書擇師教子孫爲急務此蓋古人心胸吾黨家法而流俗所必無者也玉霄滕公旣爲記至是山堂公之子某以前記示余爲後記余惟貧者欲讀書每恨無書可讀科舉未興又恨讀書無用今有書可讀讀之又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記

九

有用不讀書何待哉

南安府儒學大成樂記

吳澄

天子所與分治其民者侯牧也封建爲郡縣而郡太守實當古侯牧之任其治民也有政焉有教焉政以導之使不爲惡教以化之而使爲善也教民必自士學始後世教民之道雖不能純如古而牧民之守必崇士學則由漢以至今未之有改也崇士學之目不一而尊立教之人爲之綱古之建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而春秋入學亦皆釋奠示不忘本也吾夫子爲萬世儒教之宗歷代尊事隨時而舉至唐開元而服袞冕之服正南面之位祀以王禮遂爲

定制凡釋奠者必大合樂因古釋奠之名損益其禮以祀
夫子祀必用樂者倣古也唐宋金之禮蓋相習而無甚異
國朝既得天下郡縣學悉如舊世祖皇帝於京師首善之
地肇創國子學春秋釋奠以前代之樂行事列郡遵而行
之南安居江西之上游中大夫東平張侯昉來守怵然以
夫子廟樂未備爲惕乃議興樂命教制教官制禮器於廬
陵命學職取磬石於真陽篋簾鐘磬琴瑟簫管笙鏞祝敵
之屬靡不工且良延致能其事者爲之師而教習焉樂器
之至也躬出郊而迎樂事之肄也時入學而視必恭必虔
罔或懈惰其散禮樂也所以尊聖師其尊聖師也所以勵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記

三

士學其勵士學也所以成善教而爲善政之本斯其無負
於牧民之寄也已侯之初下車也知往年虛增之賦爲民
害卽日上聞祈除免以蘇民力閔民之心如此其施於政
可知也雖然政者侯之所能自爲也教則非侯之所可自
爲者侯於教之綱知所先矣教之目也如之何今之士學
無不讀書爲文也考其持身未必皆能介然而義也逮其
臨民未必皆能惻然而仁也士者民之儀也而於仁義之
道或不能無虧安望其能表率鄉里薰其民而化之爲善
也哉侯於士類中擇其知孔聖之道者講求其意條陳其
目以教今之士俾不廢乎其所已學而兼進乎其所未學

一一如吾夫子之所以教於經則明於行則修可以厚倫
可以美俗士風丕變民風亦丕變將見南安之境人人相
敬讓相慈愛藹然爲仁義之民而無復有辨爭盜竊之訟
至官府則侯之治郡又奚翅漢文翁之治蜀唐韓子之治
潮而已哉吾里陳幼實掌南安屬縣之教承侯之命徵予
文以記樂之成也故予得以盡其言

大庾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

記

三